

红树林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特有的胎生木本植物群落，素有“海上森林”之称。幽深神奇、倚海而生，随潮涨而隐、潮退而现，是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北海山口镇的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境内，海岸线长 50 公里，面积 8000 公顷，光热充足，港湾深入内陆，封闭好，海水污染程度低，理化性质稳定，滩涂淤泥肥沃，适宜于红树林生长。保护红树林面积为 7.2 平方公里，共有红海榄树、秋茄、桐花树等 12 种红树林植物，是广西乃至全国大陆海岸发育良好，连片大，结构较典型，保护较完整的红树林区。

神奇的“海底森林”

温华森

初夏，来自江浙的同行来到南国滨北海，决意要观赏被誉为“世界第二大海底森林——红树林”。为尽东道主之义，翌日天色朦胧时分，我们便从市区踏上往合浦山口红树林的征途。

早晨，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一望无际的、浸在大海中葱郁而长的红树林尽收眼底。我对客人说：“红树林是生长在海边沿岸的植物，生长茂密，种类繁多，面积宽广。涨潮时，红树林被海水淹没了一部分，故被称为海底森林。”极目远眺，红树林外是一片烟波浩渺的大海，蓝天碧海，渔帆点点，景色如画；海岸处，半岛上的红树林连成一片，谡谡竞长，苍蓊绿翠，气势宏大。

我们向岸边走去，哦，千姿百态的树木枝叶缀接，根须相连。树木相间簇拥着、依赖着。汇成整片树林将大海与陆地连接起来，大自然呈现出层次分明的色块，蔚然壮观。客人颇感神奇。我解释说：“红树林并非一种树或一片叶子呈红色的原始森林。它是生长在热带或亚热带海岸的潮水之间的泥滩上的常绿灌木和小乔木群落。有红树、海榄、海桑、红茄冬等。主要种类为适当盐土和沼泽条件的红树型植物，它是热带、亚热带海洋特有的植被类型。这里的红树林面积达 500 多亩，有十余种红树林植物组成。它是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五个海洋自然保护区之一。”

此时，正值退潮。于是，我们便脱去鞋袜，赤足踏进淤泥的滩涂上，走进了红树林。刚退了潮的红树林别有一番情趣。林中大多是红海榄，小鸟在红树林中飞来跳去，嘴里不停地叨着红海榄的果实。小蟹一听到人们的脚步声，一只只慌忙逃回自己筑的滩涂上的小窝之中。枝叶繁茂的红树林随手可攀，遮天蔽日。红海榄的根深扎于泥滩上，盘根错节，虬根缠绕。木榄由很多条精根构成一个硕大的根托，根托下是又多又密的须根扎进海底的淤泥中，树干横斜逸出，形态各异。每一棵盘根虬须的天然树桩，奇形怪状，情态柔美，宛若一盆盆“天然的艺术盆景。”

正值夏季，红树林成熟的果实黄灿灿的，缀满枝头。我告诉客人：“红树林上结满的果子，我们当地人称它为‘榄钱’，这种果实摘回去用水煮熟，在水中除去皮，用油煮炒，可做菜或饭吃。小时候，由于这种果子便宜且好吃，家里常常买回煮螺做菜吃。现在很多酒家、餐厅将它与鲜美的海鲜一起煮，已成为今天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了。”我告诉客人：“红树林成熟的果子掉在淤泥里长出细嫩的树苗，它们顽强地不断地孕育繁衍，才长成大片面积的红树林奇观。”客人大概惑不解：“这么说，红树林不是人工栽培种植的？”我说：“红树林大多是野生野长的，它们

的生命力很强，均有呼吸根或支柱根，种子可在树上果实中萌芽成小苗后，再脱离母株，下堕插入淤泥中发育为新株。”

这时，丝丝缕缕的阳光从繁茂葳蕤的红树林枝叶间隙中折射而来。碧绿滴翠的丛林中光线若明若暗，万籁生灵若隐若现。滩洼处鱼游虾跃；淤泥中蟹爬贝蠕；树上鸟鸣蜂嗡……处处洋溢着生息不灭的生命力。

喔，红树林，你是超脱高洁的，你远离嘈杂喧嚣的都市，默默地生长在咸涩的大海上，孤傲地扎根于淤泥之中。红树林，你是质朴自然的，你没有高大粗壮森林的壮美，也没有争奇斗艳鲜花绚丽，你素绿苍翠，隐而不露。红树林，你是坚韧顽强的，你从不奢望土地的肥沃，也不奢望人们种植浇灌，你自我适应，海里生泥里长。红树林，你是正直真诚的，你不仅为鸟类繁衍生息提供栖息的理想场所，还为鱼类、虾蟹储备丰富的食粮。红树林，你是无私奉献的，你不仅供人们观赏、小憩，还为人类固岸护堤，防风息浪，保护农民稻田的希望……哦，红树林，你刚直的气节，难道不应该给人类许多启迪吗？

然而，曾有人为了眼前的利益，占地搞养殖，竟然毁灭红树林。人们啊，为了维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为了净化海水，保护环境，请珍惜自然界中这片珍稀濒绝的红树林吧！

渐渐地，黄昏已来临。血红的夕阳坠落大海之中，天边一片璀璨辉煌。涨潮了，海水慢慢上涨，浸润着红树林的根须。俄顷，大海的波浪一个接一个向岸边翻卷而来，成片的红树林又投进大海的怀抱。海风掠过红树林枝梢发出飏飏的呼啸声，与大海拍打沿岸的波涛声混然一起，汇成一章和谐悦耳的红树林“奏鸣曲”。

遥远的红树林

杨斌凯

也许是离开故乡，才拥有故乡吧。其实究其根源，一个人的故乡可以追溯成一部历史了的。北海，一片洁净的海，使我有了一个美丽的故乡。北方的很多同事、朋友都因为我而认识北海，或者是因为北海而认识我。北京的所有主流媒体在旅游版的旅游线路里都有北海这个浪漫的目的地，我甚至还带过忙完奥运会安全工作的同事们来北海旅游。我总是想，北海的海是蓝色的，沙滩是白色的，而有一片树林是红色的。那就是红树林。

我去过北海那片宽阔的红树林，就是在山口那边的海滩上。我还去过多次咸田的海边看红树林。有一年在北海，漓江出版社的编辑，也是作家的沈东子来北海，他还建设我为《自然》杂志写一篇红树林的文章，只因当时我手头正赶写一本书，就笑辞了。北海除了南珠，我觉得最特别的的就是美人鱼和红树林，这些都是世界或中国数一数二的。

红树林，现在距我遥远，但更令我清晰地记得我在她面前的心情。来到海边，吹着清新的海风，心灵清静。红树林是地球上大海里的最后一块湿地，而北海这座城市的红树林和南美洲秘鲁沿海的一片红树林，是目前地球上最大的两片红树林，这种胎生的树木大片繁殖在海边滩涂上，潮退裸露虬结的树根，潮涨就是没顶之灾。但这种“水陆两栖”的植物忍耐了海水的泡浸，抗击浪潮的冲刷，缓和了人类经受海啸和龙卷风袭击的残忍和惨痛。因此，它才那么绿，绿到近似黢黑。它还有果实，有时我还会在靠近沙岸边的红树林上，摘到了铜钱大小的扁圆形的榄钱，小孩子喜欢花，但红树林现在没有开花，我会把小时听父母说过的榄钱开花，龟鱼吃了有毒，怎么整也有毒的原因讲给孩子听。孩子会似懂非懂地扬起小脸蛋，好奇地聆听着，像聆听从远而来的拍岸海浪声。

我总是在红树林边缘徘徊良久，有时，红树林里会走出几个缩高裤腿的渔民，手上抓着小铁勾，背上背着篾篓，孩子问他们是去捉鱼的吗？我也不懂他们去做什么，等他们走近了，就带孩子去问他们，他们说海水退了后，就能走进红树林勾蟹。我果然看到他们的背篓里真的有一只一只蠕动的肥硕青蟹，那些母蟹的黄膏堆了蟹壳一圈。

是啊，红树林是一个鱼仓宝库。大海是伟大的，生活在大海里的红树林是坚强的。我想起多年前滨风文学社的兄长曾忠宁送给我的一张小图片，上面的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那就是“面对大海，你永远觉得自己渺小”。我们无疑是要在大海面前谦虚和淡化自己甚至有一点点自卑，因为我们总是站在大海的面前。现在面对海里的红树林，我似乎唤回来了一点勇气和信心，人生的潮涨潮退又奈何得了本身顽强的生命？多大的苦水过顶后就开始回落过去和抚平伤痛。

人生的潮涨潮退其实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面前的大海还在，大海里的红树林的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还在。就像我们不在年少时远行，就像我们不应在离乡的年龄背井离乡，请我们记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年龄都可以从零开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年龄都可以归零。

遥远的红树林一定翠绿坚强依旧，因为有大海的湮灭历练，所以才拥有大海退让的盛满阳光的美丽沙滩。请记住了，坚强伟岸的红树林就屹立在美丽的软土地沙滩上。